

# 澳大利亚的韩国问题

Edition 5, 2021

作者：[杰弗瑞·罗伯逊教授](#) [Jeffery Robertson] 和 [艾迪·格斯伯格](#) [Addie Gerszberg]

DOI:

译者：丁少钦、高一丹、刘硕、欧世荣、单瑞、王淦申

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文化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治国有道，享誉美名，国际声誉也日益提高，尽管如此，韩国在澳大利亚仍然面临国家形象问题。在澳大利亚，特别是外交政策界，一直片面的将整个朝鲜半岛只看作朝鲜。

韩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政治伙伴、第四大贸易伙伴，对澳大利亚的文化影响日益增长。澳大利亚有超过12.3万名韩裔，其中将近10万人出生在韩国。韩国是世界上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韩国学生快速适应网课学习模式，由此推断，韩国在未来蕴藏巨大的潜力，有望为目前风雨飘摇的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研究估计](#)，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人均生产总值可能会超过德国或日本。澳大利亚应该多关注韩国。

然而，本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论中，关注朝关系的文章实际上多于关注韩国关系的文章。这与实际情况相悖，澳大利亚和朝鲜几乎不存在任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流。澳大利亚五大外交政策评论场：[《解释者》](#) (*Interpreter*)、[《战略家》](#) (*Strategist*)、[《东亚论坛》](#) (*East Asia Forum*)、[《对话》](#) (*Conversation*) 和 [《澳大利亚展望》](#) (*Australian Outlook*) 都针对朝鲜半岛话题发表见解，并指出澳韩双边关系的主要挑战。

本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人过度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澳大利亚针对朝鲜大部分外交政策评论都聚焦于朝鲜的专制领导和/或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计划。对朝鲜的过分关注意味着那些通常关注人权，外交，日本，国际法，全球卫生和安全等话题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评论家迟早会对朝鲜事务发表评论。

涉及朝鲜半岛话题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评论数量 (2017年2月-2020年8月)

	朝鲜	韩国
澳洲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142	7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66	9
《对话》 (The Conversation)	142	42
《东亚论坛》 (East Asia Forum)	94	94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AIIA)	22	15

朝鲜半岛的任何冲突都涉及朝鲜和韩国双方的决定。普遍的担忧是，朝鲜可能单方面决定发射核武器，韩国盟友定会发起报复，因此该举动无疑会终结朝鲜。实际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是来源于挑衅和争端逐步升级，争端发起方和应对方都能选择加剧或处理争端。因此从战略上讲，朝鲜半岛的危机无论怎么变化都受双方的行动影响。朝鲜将如何挑衅韩国以及韩国将如何应对朝鲜的挑衅，这两者都很关键。

要转变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对韩国的看法，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要让其认识到韩国的命运不是由地缘政治结构决定的，韩国是有能力影响并改变朝鲜半岛。

在澳大利亚，只有少部分评论家关注朝鲜半岛。尽管各领域的评论家都热衷讨论朝鲜，但很少有评论家经常探讨关于韩国相关问题。这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积极的方面是，正因为关注此领域的评论家人数相对较少，理应更容易被引导和潜在影响，使其针对朝鲜半岛问题以及澳韩关系进行更全面，更细致的讨论。澳韩战略界可就如何解决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方法上，达成更大的共识或理解。

最后，只有极少部分文章论述[澳大利亚对韩外交政策](#)。因此，增强澳韩双边关系与纠正澳大利亚习惯性将整个朝鲜半岛只看作朝鲜，这两者同样重要。

近十年前，韩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经过不懈努力（并成功地）将韩语作为亚洲优先语言列入《[澳大利亚亚洲世纪白皮书](#)》。最近，澳大利亚对当前韩国政府提出的新外交政策（即[新南方政策](#)）兴趣平平，而澳大利亚本可以与韩国新南方政策进行协调融合与合作。

澳大利亚可以通过各种软实力途径增强同韩国的关系，提高对双边关系的意识。譬如，增强对学术以及媒体交流的支持，鼓励韩国开展澳大利亚研究。还可以建立[更高效的（本地化）数字外交](#)。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从平台，使用，到内容和渗透率，都与韩国的情况存在差异。比如，韩国期望大使馆页面上和社交媒体中展示的内容与主流标准不同。在其他国家，媒体习惯用色彩斑斓的图片和笑容满面的政客来报道高层会议，但由于韩国前几届政府民意支持率极低（甚至涉及违法），因此在报道最近几届领导相关内容时需要格外注意。因地制宜是解决之道。方法之一是支持和鼓励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和协会，比如外籍人员，运动员，学生、文化协会，工商会或学术协会多了解韩国。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可以携手韩国学者致力社交媒体研究，积极推广韩国相关内容和讯息。澳大利亚在[中国](#)和[日本](#)更受关注，在这两个国家，由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产业支持已设立多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遗憾的是，韩国仅有一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该中心仅有一名该领域学者，负责[Facebook网页](#)维护、频频苦于基金筹集，几乎无法吸引媒体关注。相比之下，已经有很多韩国研究机构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地，机构人员皆为科班出身，专业水平过硬，受到国际尊敬。这些机构大多研究人文和语言学科，它们以强大的兴趣为支撑，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研究澳韩政策相关问题。目前，韩国还没有开设学习澳大利亚历史，文学或外交政策的课程。韩国要克服的首要挑战是支持在韩国开展澳大利亚研究，从而促使澳大利亚与韩国相关外交政策产生利益。

杰弗瑞-罗伯逊 ([Jeffrey Robertson](#)) 是韩国延世大学外交学副教授。艾迪·格斯伯格 ([Addie Gerszberg](#)) 是延世大学的学生，目前研究美国和东亚外交政策。

图片:韩国制造的汽车停放在澳大利亚悉尼码头上。图片来源:詹姆斯·波蒂欧斯 ([James Porteous, CSIRO/WikimediaCommons](#))